

贵州戲曲选之五

# 綉圖記

(文琴劇)

贵州人民出版社

# 綉圖記

(貴州文琴劇)

貴陽市黔劇團 劉芥尘改編

## 第一場

登場人物：趙文氏 趙銀棠 韓文玉 馬迎春 田 德  
秋 香 安 僮

(趙文氏、趙銀棠、秋香上)

趙文氏：(引)

桑榆暮景日西偏，  
何幸女孝婿賢；  
喜他和調似琴瑟，  
美滿前程无限。

(白)老身趙門文氏，不幸夫君早逝，膝下只有女兒銀棠，與門婿韓文玉婚配。他夫妻不但情投意合，而且十分盡孝，晚年得此，可以自慰了。今當大比之年，文玉得他叔岳的幫助，要上京應試。棠兒。

趙銀棠：(白)母親。

趙文氏：(白)已準備酒宴，與姑爺餞行否？

趙銀棠：(白)準備好啦。兒想送他到五里塘，就在那里餞

別。

趙文氏：（白）也好，你們就準備前往吧！

（安僮擔行李帶馬上）

韓文玉：（上引）

為求功名赴京畿，

辭別岳母與嬌妻。

（白）參見岳母。

趙文氏：（白）賢婿免禮，行李收拾齊全沒有？

韓文玉：（唱二板）岳母呀！

多感激岳母娘恩深義廣，

小婿我寸心內永矢不忘。

到京都若僥倖功名選上，

定立刻修書信稟報高堂。

請不必多懷念依闈而望，

願岳母多福多壽長樂永康。

趙文氏：（唱二板）賢婿呀！

讀書人原本是功名為上，

早晚間侍奉我自有銀裳。

但願你此一去名登金榜，

榮祖宗耀門庭衣錦還鄉。

韓文玉：（白）感謝岳母金言，小婿就此告辭了。（馬迎春暗上）

趙文氏：（白）祝賢婿一路平安。棠兒，送姑爺去早些回來呦。

趙銀棠：（白）兒知道，秋香，你和安僮先去五里塘等候，我

和姑爷随后就来。

秋香：（白）是。安僮，你带马，我帮你挑行李，好不好？

安僮：（白）谢谢你。（同下）

赵银棠：（白）官人请。

韩文玉：（白）娘子请。（同下）

（赵文氏盼望中，马迎春进前）

马迎春：（白）伯母。

赵文氏：（白）哦，马姑爷，家里坐。

马迎春：（白）不必啦。伯母，姪婿听说韓襟兄上京应试，特意赶来送行哩！

赵文氏：（白）他们才走，自家人不用客气。

马迎春：（白）银棠姐呢？

赵文氏：（白）她送韩姑爷到五里塘去了。

马迎春：（白）我想也到五里塘去送别，就便照顾银棠姐一路回来。

赵文氏：（白）阳关大道，怕些甚么，贤姪婿不去也罢。

马迎春：（白）姪婿并非外人，应该如此。反正我闲着无事，走走何妨。伯母请。

赵文氏：（白）那我就不留你坐了。（下）

马迎春：（唸颗颗子）啐啐，想我马迎春，家财百万金，枉嫖滥赌搞坏事，样样我都搞得精，唯有读书讲道理，一点我也学不成。娶妻赵银莲，人材算上等，比起赵银棠，还差几十分。我想她实在想得很，无奈她和穷酸情义深，何幸文玉把京进，正好乘机去用情、若把银棠弄到手，一箭双鵠才称心，才称心！哈哈！（下）

(赵銀棠、韓文玉上)

趙銀棠：（唱二板）

送儿夫上京华相携前进，

韓文玉：（唱）

一路上觀美景一路談心。

趙銀棠：（唱）

看碧桃花盛开繁华如錦，

（白）京都繁华，胜似桃花，最易引人心醉神迷啊！

韓文玉：（唱）

甚心情桃花源里漫数落英。

（白）心中有主，任它何等繁华，也視若无睹了。

趙銀棠：（唱）呀！

粉蝶儿为采花迷失芳徑，

（白）你看这粉蝶儿，为采閑花，竟迷失芳徑了。

韓文玉：（唱）

任是那野草閑花何足关情。

（白）蝶为恋花，才会迷路，无情花柳，何足关情。这是它咎由自取呀！

趙銀棠：（唱）你听呀，

黃鸝儿枝上啼妾梦惊醒，

（白）离人相思，情所难免，彼此还須自重呀。

韓文玉：（唱）

心相印自不会恨别鳥惊心。

（白）人各一心，朝夕相处，也无生趣。只要两情如一，暫別也不足为恨呀。

趙銀棠：（唱）

行來在五里塘妻要把酒敬，

（安僮、秋香暗上）

韓文玉：（唱）

感謝我賢娘子义重情深。

趙銀棠：（白）秋香，把酒宴摆好。

秋 香：（白）已安排好啦，請姑爺姑娘上席。

趙銀棠：（白）官人請。

韓文玉：（白）娘子請。

趙銀棠：（白）为妻要敬酒三杯，以志別情。这第一杯呀！

（唱揚調）

愿官人珍重前途多加謹慎，

并祝你平安无事一路福星。

韓文玉：（唱）

慎尘途节飲食我会安顿，

更留心风霜雨露茅店荒村。

趙銀棠：（唱）这第二杯么，

祝君家金榜上早揚名姓，

博得个夫荣妻貴上慰我慈亲。

韓文玉：（唱）

取青紫如拾芥差堪自信，

毫不負岳母栽培賢妻的盛情。

趙銀棠：（唱）这第三……杯……这第三杯呀，

借杯酒为你我离別作証，

任何时君不負我我决不負君。

韓文玉：（唱）

請娘子你千万心安意定，

韓文玉決不是負義之人。

辭別了賢娘子要登路徑，

夫妻們形影雖離兩地一心。

趙銀棠：（唱）

儿女情雖不免別愁离恨，

切不可英雄氣短自誤前程。

你只管振奋精神努力上進，

家中事有我安排不用挂心。

（白）官人請！（馬迎春暗上）

韓文玉：（白）娘子請回，我告辭了。（下）

趙銀棠：（白）秋香，收拾回家去吧。正是：惜別縱教情難禁，願他鷹隼出風生。（怅望不捨）

馬迎春：（白）銀棠姐，韓姨丈走了嗎，小弟特地趕來送行，不料退了一步，不能和他道別，真是憾事。对不起，对不起。

趙銀棠：（白）彼此至亲，何必拘此形式，謝謝你的盛意。

馬迎春：（白）銀棠姐，韓姨丈走了，你家中沒有男丁，如有对外的事，伯母和姐姐不便出面，小弟愿尽力帮忙，以后我每天都到姐姐那里照料照料，好不好哇？

趙銀棠：（白）我家沒有甚么对外的事，妹丈不用費心。

馬迎春：（白）小弟不是外人，帮忙是應該的嗎？

趙銀棠：（白）我們有事，自会安排。我們先走一步了。（由德上）

田 德：（白）啊，大姑娘。

趙銀棠：（白）田德哥。

秋 香：（白）姑爺已經起程了，姑娘要回去啦。

田 德：（白）唉，來遲了。我正是聽得韓姑爺上京趕考，特意送這尾鮮魚給他哩。好好，反正我是要送到大姑娘府上去的，我就便送大姑娘回去吧。

趙銀棠：（白）謝謝你，你送魚的回數太多啦，這一次就拿去賣吧。

田 德：（白）大姑娘不要這樣誹，我得你們的好處還少嗎！一個人總要有良心，不要忘恩負義才好。時間不早，我們一同走吧，大姑娘。（同下）

馬迎春：（旁觀疾視，白）哼，我正好趁此機會，和她邊談邊走，偏是該死的田德，早不來，遲不來，鬼扯他這個時候冒出來，真是氣人。不過話又得說回來，這樣的事，總要慢慢地找機會，千万不可性急。趙銀棠如弄不到手，我不姓馬。（下）

## 第二場

登場人物：韓文玉 劉天厚 安 僊 四頭目 四嘍兵  
(四頭目、四嘍兵同上)

頭目甲：（唸）

奉了大哥令，

头目乙：四路来梭巡，

头目丙：若遇老百姓，

头目丁：保护他安宁。

头目甲：土豪和恶棍，

头目乙：貪官財主們，

头目丙：落在我們手，

头目丁：叫他活不成。

头目甲：（白）众弟兄，拿几个紧守路口，拿几个看哨巡风，  
切不可胡行乱动，有损我山寨威风。（四面防守）

韓文玉：（帶安僮乘馬上，唱二流）

別嬌妻求名上進，

那顧得奔走風尘。

山阴道景觀不尽，

黑黝黝乔木成林，

山雄伟十分险峻，

倒教我触目惊心。

我不如繞道前进，吓，

絕壁处无路可行。

众头目：（白）瞧見了。

韓文玉：（唱）

猛听得人声大震，

吓得我胆战心惊。

急忙忙翻鞍下蹬，列位，

因何故阻我行程。

头目甲：（白）此地名叫长叶岭，不經我們答应，不能隨便通

行。你要到哪里去？你又是甚么人？

韓文玉：（白）我为赶考上京城，是秀才不是歹人。

众头目：（白）哼，是个酸秀才。

头目甲：（白）不管他酸不酸，带他上山，請大爺发落吧。

（安僮先急暗下，后众人同下）

刘天厚：（上引）

君残臣暴誤蒼生，

何日才報仇雪恨。

（白）俺刘天厚，南京人氏。只因我父在朝，无辜被害，还要罪及妻孥。是俺逃至长叶岭前，承众家弟兄不弃，推我为首，就把这长叶岭权作避难之所。适才命众家賢弟，下山巡哨，这般时候，未見到来，且坐帐中等候。

头目甲：（上白）启稟大哥，今天巡哨，見一书生骑着高头大馬，很像宦家子弟，特把他带来，請大爺問明发落。

刘天厚：（白）哦，书生。带他上来。

头目甲：（白）将那书生带上来。

（众拥文玉上，跪介）

刘天厚：（白）呔，那书生家住哪里，姓甚名誰，从实說来，若有支吾，定不寬恕。

韓文玉：（唱快二流）大王呀，

家住江南苏州境，

韓文玉是我的名，

无父无母无兄弟，

又孤又苦又家貧。（轉垛板）

虽入黉門未上进，  
避难逃至揚州城。  
幸遇赵家相怜悯，  
并將女儿結姻亲。  
大比之年把京进，  
因此来到长叶岭。  
望祈大王施惻隱，  
放我主仆往前行。

刘天厚：（唱）胡說。

能乘肥馬把京进，  
必然是个有錢人。  
裝着穷酸我不信，  
拿去斬首不容情。

韓文玉：（唱）大王息怒容訴呀！

我本无力把京进，  
多亏叔岳来湊成，  
鞍馬盘川是他贈，  
望祈大王細查明。

（白）学生叔岳赵二員外，仗义疏財，沒有他資助，学生哪能起程，請大王看我行囊，便知学生有錢无錢了。

刘天厚：（白）好，众兄弟，將他行李打开，細細查看。

头目甲：（白）启大哥，行李中只有几件旧衣服，几本旧书和二十两銀子。

刘天厚：（白）哦，既然真是穷秀才，快快把他解下来。請坐

請坐。

韓文玉：（白）承大王寬恕，學生感激不尽，怎敢就坐。

劉天厚：（白）坐下好說話，不必太謙呀。

（背唱梆子）

看他品貌多端正，（倒板）

听他說話甚忠誠，韓兄呀，（一字）

我本是宦門后幼承庭訓，

攻詩書习弓馬能武能文。

（轉垛板）

恨賊臣把我家全都殺盡，

危急中只逃出我一個人。

行來在長葉嶺弟兄們相問，

才知道盡都是被害的良民，

弟兄們聚義在這高山峻嶺，

立大志打清妖孽保護窮人，

四方的豪傑們聞風來投奔，

我山寨人強馬壯蓄銳養精，

覲仁兄貌堂堂品端學正，

有一言我想說不好出唇。

韓文玉：（白）大王有何見教？

劉天厚：（白）話已說明，還來大王二王的，未免看錯我們啦。我有心與仁兄結為金蘭之好，不知你意下如何？

韓文玉：（白）辱承厚愛，何敢高攀。

劉天厚：（白）志同道合，何用過謙。我今年二十四歲。請問貴庚？

韓文玉：（白）我二十二岁，应拜你为兄。

刘天厚：（白）我敬你为弟。哈哈哈，众弟兄，摆酒庆贺。

韓文玉：（白）仁兄不用費事，小弟还要赶赴京都应試哩。

刘天厚：（唱二黃垛板）賢弟，此言差矣！

自古道民为貴来君为輕，

民的天下应属民。

强盜篡夺人民的权柄，

天下反属一家人。

生杀凭他的喜怒定，

笼罗的釣餌用功名。

就算你去得僥倖，

无非是羔羊投进虎狼群。

飞鳥尽，

杀飞鷹；

狡兔死，

走狗烹，

彭越与韓信，

难道不知情。

窃国的大盜，

根本沒良心。

何如就在长叶岭，

同心打富来济貧，

共苦同甘为百姓，

才算真的大事情。

韓文玉：（唱）哦！

仁兄明教弟敬領，  
頓開茅塞見光明。  
知道人生真路徑，  
為己必先為人們。  
願與仁兄策劃定，  
再接岳母与拙荆。  
弟兄們开怀且暢飲，  
从此不再入迷津。

(同笑下)

### 第三場

登場人物：趙文氏 趙銀棠 安僮 馬迎春 秋香  
安 僮：（急上唱三板）

主僕行至長叶嶺，  
相公被虜上山林。  
吉兇禍福難猜定，  
急忙回家報音信。（下）

（銀棠、文氏、秋香上）

趙文氏：（唸）

賢婿上京去求名，

趙銀棠：（接唸）但願他傳臚初唱第一聲。

安 僮：（跑上白）不好啦，不好啦。

趙銀棠：（白）吓！你为何慌慌张张一人回来，姑爷呢？

安 僮：（白）哎呀，小姐。我和姑爷行至长叶岭，忽然涌出好多人来，把姑爷虜去了。我見勢不好，才逃回来报信。

趙銀棠：（唱二黃倒板轉二流）哎呀！（暈倒）

安僮报夫被虜我魂飞天外，（馬迎春暗上）

急得我眼流血淚心似刀开。

不料你为求名反遭禍害，

生和死不可知我无計安排。夫呀！

趙文氏：（唱）儿呀！

韓賢婿他为人甚是正派，

自古道吉人天相怎会招灾。

何况那綠林中是豪傑所在，

他一个穷秀士害他何来。

（白）我儿不用悲苦，且安心等待，自有真实消息到来的。

馬迎春：（插入白）伯母，銀棠姐姐。我正来探听文玉兄有无音信归来，突然听得他被强人虜去，我想长叶岭那伙杀人不眨眼的强盗，把文玉兄拿上山去，还会留他活命吗！我替姐姐万分难受。不过話得說回来，人死是不能复生的，文玉兄不死已是死了，姐姐还要看开些，寻找快乐日子才好哇！

趙銀棠：（唱三板）吓！

文玉生死还未定，

你咒他死了存何心？

事不关己你休高兴，  
如何我們會处分。哼！

馬迎春：（白）这个……

趙文氏：（白）馬姑爺，人的生死還不知道，怎麼硬說他死了呢？

馬迎春：（白）是是是，伯母。姪婿聽到這不好的消息，心里一急，就把急糊塗啦。信口亂說，還要請伯母、姐姐不要見怪。

趙銀棠：（不理迎春，唱苦皮揚調）母親呀！

想韓郎死和生未知確信，  
儿岂可袖手旁覲漠不关心。  
儿与他义重情深鴛鴦同命，  
想來到長叶岭探听实情。

趙文氏：（白）哎，我儿从何說起。想你年輕女流，嬌生慣養怎好抛头露面，身臨险地？況且綠林之中，也不是妇女出入的地方，娘決不許你片刻离开左右呀。

趙銀棠：（唱揚調）娘呀！

綠林中是坏人不可輕信，  
怕危難我怎能去尋夫君，  
我若去向他們問夫確信，  
定相信他們會對我同情。

馬迎春：（白）是哇，姐姐要去，未嘗不可。不過一個人上路，是不大妥當的，必得要個把亲人保護才好哇。

趙銀棠：（白）我敢去，我自有耽擱，要誰保護哇。哼哼。

趙文氏：（唱）儿呀，

家庭中只母女相依为命，  
儿去了叫为娘怎样放心。  
最可叹孤苦伶仃偏遭不幸。

想到此不由人大放悲声。我的儿呀！

赵银棠：（白）为了韓郎，本当万死不辞，只是母亲……唉！  
母亲不必伤感，孩儿不去也就是了。

馬迎春：（白）是呀，还是不去的好。我想……文玉兄現是生死未卜，不如去求一灵签。請菩薩明白指示，便知分曉。伯母，姐姐，你們說对不对？

赵文氏：（白）这也使得。

赵銀棠：（白）菩薩么……虛无縹渺，問它則甚？

馬迎春：（白）噫，菩薩都靠不住；誰还靠得住。城外觀音庵那普渡众生的觀音菩薩，灵得了不得，你心头想哪样，只要去求它一求，包管称心滿意，硬是灵驗哩。

赵文氏：（白）求菩薩保佑，是不妨事的，我母女一同前往吧。

赵銀棠：（白）孩儿不去。

赵文氏：（白）出去散散心，消消愁，也是好的，明天我們一定去，馬姑爷，多謝你关心，請回去歇息吧。

馬迎春：（白）是，告辭。（下）

赵文氏：（唸）正是：

变生意外愁難解，  
且向觀音問从来。

（同下）